

七日談

(北京篇)

國慶期間，電視劇《沉默的榮耀》熱播，引起了廣泛的討論和多方的關注，也激發了觀劇的熱潮。這部劇把在新中國成立前後，幾位在中國台灣從事秘密情報工作，最後壯烈犧牲的烈士作為主角，把他們在隱蔽戰線奮鬥的故事作為中心，再現了七十六年前一段無法讓人們忘懷的歷史。它引發的轟動絕非偶然，這正是契合了中國公眾對國家統一的強烈期望，也應和了這個劇烈變化的大時代中人們對於過往為了國家而奮鬥和犧牲的英雄的憑弔和緬懷。這部劇引發了情感的強烈認同，也激起了對於這些曾經無名的英雄的過往的追懷，更加讓人對於國家的統一有了深切的期望。

這部電視劇直接表現那個時代的歷史，用真實的姓名來講述英雄的故事。吳石、朱楓、聶曦、陳寶倉等烈士的故事曾經很少為人所知，但在二十一世紀之後其實得到了相當廣泛的流傳。這一次以電視劇形態在熒屏上得以呈現，使得這些故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六周年的時刻和受眾相遇，讓更多的受眾能夠了解那一段歷史，當然具有更重要的意義。他們的英名曾經沉在歷史的深處，今天則讓世界更多地看到。

那是驚心動魄的故事，也是扣人心弦的故事。在新中國成立前後的那個時段，這些潛伏的英雄們為了解放台灣，實現國家的完全統一，在關鍵的時刻和關鍵的位置上做出了自己勇敢機智的努力。他們都有不同的過往，但在這個時刻成為了一個「東海小組」，不斷地想方設法送出關鍵性的情報，做出了重要的貢

獻。而當年白色恐怖下的台灣的現實也得到了充分的呈現。國民黨的特務如谷正文、國民黨的眾多重要的高層人物以及像朱楓的親屬這樣的小人物都以真實的姓名出現，切實地表現了這些人的命運。電視劇再現了那個時代的台灣，也再現了在冷戰初期的國際變局中的東亞的真實的歷史情勢。而在此情勢下，中國人為追求統一而奮鬥的精神正是這部電視劇的內在力量所在。

英雄們無怨無悔的努力，國民黨大陸失敗之後的兇殘，敵我難明的曖昧狀況下的艱難選擇，殘忍下的背叛和堅貞，最終英雄們壯烈的犧牲，這一切都呈現得相當切實。那一頁遠去的歷史在這裏化作了真切的故事。吳石的冷靜沉着，朱楓的堅定勇敢，聶曦的忠誠坦然，陳寶倉的慷慨激昂，烈士的性格被刻畫得非常生動。在歷史的那個關鍵時刻，他們做出了最勇敢的選擇。而作為英雄們對立面的谷正文，用出賣換取苟活的蔡孝乾，都被表現得相當鮮活。這部劇也不拘泥於具體的狀況，而是用藝術的表現，把當時的歷史情勢和這些英雄的故事做了有力的表現。在這幾位英雄身上有他們真實的作為，也有電視劇豐富人物和故事的努力。而這些豐富故事的努力也十分可信，顯示了把握劇情和歷史契合的能力。想像不脫離歷史，歷史豐富了想像，這個故事裏的虛構的那些情節起到了豐富故事、充盈人物的作用，也是真實歷史的一種投影。讓這部劇既是真實的英雄的呈現，也是一部成功的諜戰劇。人們在看劇之前其實已經大致了解了這幾個英雄的最

感天動地 意味深長

張頤武



▲電視劇《沉默的榮耀》海報。

定。這部劇有傷悼，更有無盡的懷念。中國人真是不容易，曾經有過這樣的犧牲。這其實正是在歷史中看到的真正的榮耀，過往的沉默在今天正是民族的榮耀。他們最終獲得了歷史的肯定。陳映真在他的小說《趙南棟》裏悼念過那些犧牲者，也思考過當年的那些犧牲者奮鬥的價值，他問到：「這樣朗澈地赴死的一代，會只是那冷淡、長壽的歷史裏的，一個微末的波瀾嗎？」這部電視劇和今天的我們可以回答這個問題，這些人的犧牲，已經由於中國的崛起讓人們看到了巨大的價值，也必然隨着中國的統一獲得更為重要的歷史的價值。他們的英名將會永垂不朽，他們的榮耀屬於中國。

當然，這部劇也格外地意味深長，烈士們追求國家統一的遺願還在延伸，他們的犧牲已經得到了歷史的肯定，也還需要歷史的報償。中國的統一這是個民族必然的、不可改變的歷史的歸宿。為了中國的統一，這些過往的英雄的無怨無悔，他們的願望其實一直延伸到了今天。中國的發展已經讓過往的歷史的悲情得以超越，英雄們的遺願必然會有實現的一刻。這部電視劇所表現的歷史，其實在當下仍然具有意義。中國的統一是必然，中國人追求統一的集體意志決定着歷史的走向。這部劇恰逢其時，正是讓今天的海峽兩岸的受眾看到中國統一集體意志的力量，也看到過往的犧牲在今天具有的巨大的意義。歷史在變化，也在延續，這部劇觸動了中國人最深沉的感情，也激發了實現歷史的宏願的強大意志。

終命運，但這部劇就是讓人通過那些具體的故事受到吸引。

通過這部劇，人們看到了在幽暗之中的這些英雄們的感天動地的壯舉。他們為中國的統一做出了悲壯的努力。他們可以說是最早一批為中國統一而犧牲的先烈，他們的名字已經在歷史中被銘記。感天動地，正是這部電視劇的力量。憑弔這些英雄，就是人們的感情投射。他們走出了歷史，在當下獲得了巨大的意義。他們是為中華民族而死，也獲得了歷史的肯

你見過粗野建築嗎

歷屆政府都把建設公屋列作優先的政策。香港的公屋即是受到此時期英國政治和政策的影響。上世紀五十年代，粗野主義飄洋過海，從英倫傳入香港。從一登陸它就與本地的公屋結合在一起——不，我應該換一個更貼切說法：粗野主義是與公屋一起登陸香港。

顯然，在中文的語境中「粗野主義」帶有負面的含義。如果用「粗野」來形容為基層市民而建的公共房屋，不但不符合華人社會的文化習俗，而且政治不正確，會令基層市民感覺不被尊重。

事實上，香港的公屋從一開始就被稱作「現代主義建築」。這個時尚的名字很容易博得人們的好感。一個好名字對人對事是非常重要的。想想看，基層市民願意住進「粗野之家」，還是「現代之家」？這不僅是名字的雅俗問題，還涉及居住者的社會身份。當年推行公屋政策的政府官員一定懂得這個道理。

在上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粗野主義成為一種國際式風格，在世界各地都可以見到裸露混凝土結構的建築。除了住宅之外，它還出現在學校、醫院、辦公樓等各個領域。然而，批評粗野主義建築的聲浪在這三十年不絕於耳。在英國它背着「混凝土巨獸」的罵聲，在香港則有「石屎森林」的醜名。

雖然香港與內地僅是一河之隔，但粗野主義沒有過河越界，進入內地。在五十至七十年代，內地



▲華富邨是香港公屋的典範，體現了現代主義的建築風格和理念。

的建築界受蘇聯的影響，提倡民族形式的建築風格和古典形式的美，因此自然不會接受粗野主義這類國際式建築風格。內地改革開放後，一九八四年香港建築師潘祖堯向內地建築界介紹歐美建築時，把這種建築風格稱作「野性主義」、「獸性主義」。這可能是它在內地最早使用的中譯名。

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後，隨着城市的發展和更新，粗野主義建築從城市的地平線上逐漸地消失。為阻止它走向消亡，一些建築師和學者在十幾年前開始推動保育運動。有趣的是，德國人比英國人更熱心。二〇一七年，法蘭克福建築博物館舉辦了一個名為「拯救粗野主義」（SOS Brutalism）的展覽，試圖讓人們關注粗野主義建築的命運。

這股懷舊風從德國吹向世界各地，也吹到了香港。二〇一九年，M+博物館邀請德國學者艾爾瑟（Oliver Elser）來香港做調研，請他「探尋香港的粗野主義建築」。艾爾瑟發現本地的許多案例並不符合「典型的粗野主義標準」。他認為，這是因為香港建築師在粗野主義建築中滲入了中國的傳統文化元素。也許他是旁觀者清，也許是仁者見仁。

不知艾爾瑟是否注意到：香港最出名的粗野主義建築師不是英國人，而是華人，例如司徒惠、潘祖堯等。其實，粗野建築在香港尚有很大的存量，從新界到港島隨處可見，遠未緊急到「SOS」的地步。對艾爾瑟來說是「探尋」，對香港人來說則是「再發現」，因為許多人過去並不知道香港有個粗野主義。

花開花落花無悔——某個藝術風格的興起與衰落有它的歷史自然規律。英國戰後時期的經濟狀況、社會主義思潮的影響、少花錢多辦事的公屋政策，以及廉價耐用的鋼筋混凝土結構，這些因素為粗野主義建築提供了發展的時機和條件。即使它不叫「粗野主義」，不叫「現代主義」，當年的政府也會以那樣的形式建造公共房屋。

時代在發展，社會在變化，建築藝術也不會停留在原地。那麼，粗野主義能否像鋼筋混凝土那樣，有足夠的強度和塑性來適應新時代？如果能適應，它將繼續站在藍天白雲之下；如果不能，就讓它走進博物館吧。



▲秋日清晨，初升的太陽照在湖北省麻城市龜峰山景區的奇峰怪石上，勾勒出「龜峰旭日」的壯麗景象。

流動空間
方元

如果你是香港人，就一定見過粗野主義建築，只是未必意識到你眼前的那座混凝土大樓有那麼「粗野」。

今年三月和五月，「大公園」刊登了兩篇關於粗野主義的文章（《銀幕內外的建築師》和《當電影遇到粗獷建築》）。兩文都提到，在上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香港的公屋深受粗野主義風格的影響。一些香港讀者對這種說法有疑問。他們在那個年代曾住在公屋，但以前並沒聽人說過公屋是粗野主義建築，也不覺得公屋的形象是粗野的。

這些讀者有疑問是正常的。他們以前沒聽過，那也不奇怪。雖然公屋在香港已有七十年的歷史，但「粗野主義」（Brutalism）在最近幾年才成為大眾傳媒的話題。這個建築風格來自英國，也譯作「野蠻主義」或「粗獷主義」。不過，它在香港有一個更常用的、好聽的名字——現代主義。

如果問，誰見過現代主義建築？大多數人都會舉手點頭。事實上，香港的公屋一直被稱作現代主義建築，典型的例子如彩虹邨和華富邨。根據香港房屋協會的統計資料，在七十年代中期，香港百分之四十五的人口居住在公屋。因此，很多香港人正是通過公屋而認識了現代主義建築。

那麼，香港的公屋建築究竟是粗野主義，還是現代主義？

我的回答：兩者皆是。粗野主義是現代主義大樹上的一個支幹，同根同種。不過，它的出現比現代主義遲了幾十年。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現代主義建築運動在歐洲大陸蓬勃興起。然而在英倫三島，人們對來自歐洲大陸的文化心存疑慮，未把這種白色的、幾何形的房子放在眼裏。直到五十年代，英國人才對現代主義放開懷抱。但他們不甘心「大陸化」，也不想走歐陸派的唯美主義路線，於是就有了英國風味的現代主義學派——粗野主義。

如果說，現代主義是粗野主義的根，那麼公屋就是讓它蓬勃生長的土壤和氣候。在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英國為化解二戰後出現的「住房危機」，

很多人知道陳行甲，是因為他曾經是個剛正不阿清正廉潔的網紅縣委書記，現在是個挽救很多人生命的公益慈善家。其實，更重要的，他是一個詩人。

他學生時代作文寫得好，愛好文學，考上湖北大學數學系後，最想做的是個詩人。他加入了學校文學社，寫了很多詩歌。儘管他日後並沒有以詩人的身份被社會廣泛關注，但他做的每一項工作每一個舉動的底色，都是一個詩人。他從政時不肯向權力和金錢低頭，是詩歌給他的風骨，讓他不肯低下詩人高貴的頭顱。他內心有一大片乾淨的原野，可以擁抱整個人世間。而詩歌的內核，是他對抗世間險惡的最後憑仗和力量源泉。

陳行甲的精神世界裏還有個詩意盎然蕩氣回腸的地方，關於他母親。他無論在湖北擔任市長，到巴東轉任縣委書記，還是後來到深圳做公益基金會，無論到哪裏出差，坐飛機、高鐵，他母親的遺像始終在他背包

裏。因為他母親在世時曾有一個願望，說：甲兒啊，我不識字，一輩子在大山裏，你有本事了能帶娘看看世界就好了。陳行甲說，好。可惜二〇〇五年，他母親就去世了。

迄今這二十年，他帶職到清華大學讀研究生，以全省在職幹部英語考試第一名的成績被派送到國外讀書；之後又辭職縣委書記離開湖北到深圳做公益基金會，籌集巨額資金到甘肅為白血病患兒兜底治療，二〇二三年到香港領取面向全球慈善家獎勵頒發的十八萬美元的愛心獎，然後一分錢不留全部捐贈，自己卻和太太在深圳租房住；後到聯合國到瑞士創辦籌建的國際健康慈善協會，成為世界舞台上第一個中國人創辦、確定遊戲規則、為中國國家形象響亮發聲的世界級機構，他讓世界看到更真切的中國民間公益故事；最近，他在杭州創辦互聯網時代的公益心理救助項目——齊家AI心理教練，沒有老闆、沒有員工，借用智能網絡的力量，匯聚全球優秀心理學家、AI工程師，全力為全國

青少年兒童、家長和老師的心理健康築起一道生命防線……他把母親的遺像裝在背包裏，背着離世的母親看世界，一背就是二十年，只有詩人才做得出來，才做得這麼自然、深情、浪漫、熱烈。他的每一處絕望和驕傲，他的母親都在陪伴，給他力量。他們母子，一起攜手在天地間共寫着一首跨越生死的壯闊長詩，無邊無沿，無我無物。

陳行甲無論做了什麼選擇，本質上都因為他骨頭和血脈裏是一個詩人。他的夢境與勇氣，他的文字與歌聲，都是曠野走來的一個乾淨、高貴的詩人。即便現在，他依然在很多次的演講、分享裏，朗誦他寫的詩歌。他是一個詩歌的推廣者，是一個身體力行、讓世界變得更有意思的詩人。詩歌源源不斷地滋養着他一生，給了他無盡的力量，他又回報給了這個世界無限美好和詩意。他的自傳體隨筆集《在峽江的轉彎處：陳行甲人生筆記》銷售達百萬冊，幾乎所有看過的讀者，都被他的詩意人生感動，有成千上萬的人追

隨他做公益，小額捐助救助那些陌生的陷入泥潭的人。這是多麼巨大、有詩意的事情。

從詩歌寫作本身看，陳行甲或許不是職業的、頂尖的詩人，他沒有那麼多時間投入在詩歌寫作本身，他也從不在文学期刊發表詩歌，但他是一個以身入局天下為公的大詩人。他讓甘肅全省白血病患兒因為他基金會的兜底治療，有了活下來的希望；讓許多在疫情中犧牲了的醫務工作者的幼小孩子，還有從未走出過大山的貧困山區孩子，無數的抑鬱症患者，因為這世間有一個詩人陳行甲，從此有了耀眼的亮光。他在行動上的詩意遠比寫一首詩歌本身更造福天下，更有宏大的價值和光芒。

最近，他在一首志願者之歌《如果你》裏這麼唱道：「這不是個完美的世界，卻讓我們如此熱愛。這是一條崎嶇的道路，等待我們共同去穿越。」這是一個詩人內心唱出來的歌，也是一首完美的詩。

詩人與公益

人與事
王成偉